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胡雪巖外傳 序

當歐洲十九世紀中，商戰最劇之時，而大陸之東，支那之地，忽有不學無術，恃其天真爛漫之身以出，而與環球諸巨商戰者。翳何人？翳何人？其惟我浙之胡雪岩乎！君名光墉，世居浙江，雪岩其號也。由商而宦，保薦道員，以欽賜黃褂入朝。聞雖以一身兼商宦之間，而經營事業，仍占商家之地位為多。故其先後若曾文正、左文襄、李鴻章，或以謚傳，或經海外新民之口而以名傳，而惟君獨以號傳。以謚與名傳者，猶有憑藉朝廷位望之意。而以號傳者，乃能獨立宇內，四顧無援，一本其商家之信義，使婦人女子，無上下老少，皆如探喉而出，名為某某焉者也。

夫以君之冒險進取，能見其大，使更加以學問，而又得國家保護之力，以從事於商戰最劇之舞台，我中國若茶、若絲、若金銀鏽圓，商業之進步必大有可觀，豈必一蹶不振，竟至於是乎？乃或始賴其力，終且背之，甚者更下石焉。於國家保護之力既不可得，而君亦爭閒使氣，不為文明之冒險，而近野蠻之冒險。論者或歸罪於土木聲妓，奢侈太過。而孰知奢侈報小，頑網禍大乎？浙人士或有借門下食客之盛，曲摹其閒情別緻，以傳寫生平者，而於中國商業社會上最大之影響，或略焉而未詳，則是書亦烏足傳也？

然於不足傳之中，而讀是傳者，或得因其宮室之美、妻妾之奉窮乏之後，以想見其當年鼓動商會之機力。又安必竟見為不足傳者？況談言微中，如籌餉協賑，以及匪後難民之局，錢江義渡之捐，一切我浙諸善舉之於今為烈，更自有可傳者在乎。

嗟嗟！自君一敗，而中國商業社會上之響絕音沉者幾二十年，正不知受虧幾何？縱偶有一二海上經商，略涉商學以問歐洲之津；然膽脆量狹，枝枝節節而為之。欲如君向之冒險直任，即集當今諸商董而問之，亦僉自謂勿如也。然則，胡雪岩之望亦重矣哉，其人人亦深矣哉。迄今雪岩之成而敗、敗而其後又漸興，昭昭在人耳目，婦孺類能言之。獨至商會之無力，有足令人撫髀長歎者。

中國夢夢，吳山沉沉。安得雪岩再生，鼓舞全浙，以大開商務學堂之實業也？歎未競，有告於旁者，曰：「全浙無學，而獨有安定學堂者，額雖少而具完全無缺之冀望。」今且兼設師範，以補前者蔡徵君有志未逮之缺點。茲非其後人藻青部郎所創捐，而好義之種性且留貽未有艾歟？然則天道好還，積善餘慶，大可為胡君家聲繼起之光。

後之人慎毋以雪岩之敗為揮霍大戒，而危燕釜魚，厚藏以贖盜糧，且終其身大惑不解也。是又見《胡雪岩外傳》者所當盥漱三誦，自得言外之意也夫。光緒二十九年春，浙東市隱書於海上之寓廬。